

电影《芙蓉镇》中的身体书写*

王宗峰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作为对于禁欲主义的“极左”话语进行反思的影片《芙蓉镇》,其意旨在于通过对身体及关切身体的常态生活的肯定和赞颂,来淡化和疏离政治,进而张扬人性的美善之维;但是该片对身体及其行为的处理却又延承了“极左”话语的僵化模式,涂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新政治话语的演绎,从而影响了影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及其审美价值的彰显。

【关键词】身体;政治;欲望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157-03

一

在尼采之前,涉及身体的种种观念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模式:“身体是短暂的,灵魂是不朽的;身体是贪欲的,灵魂是纯洁的;身体是低级的,灵魂是高级的;身体是错误的,灵魂是真实的;身体导致恶,灵魂通达善;身体是可见的,灵魂是不可见的。”^[1]而尼采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超人的姿态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从而给予身体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于是,身体从一直以来的被压制或被冷落的状态中脱颖而出。尼采高声断喝:一切从身体出发。借用罗兰·巴爾特的形象说法就是我之所以和你不同,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2]由于尼采,身体逐渐成为人们打量世界的一个独特途径。以人为出发点和指归的文艺与人的身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诚如陶东风所言:“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文学与文化,没有身体的写作,甚至不能设想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我们当然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审美与艺术活动。审美活动比之与其他活动更具有身体性/切身性/贴身性,更身体化。”^[3]如此看来,以身体的名义来审视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芙蓉镇》(编剧:阿城、谢晋,导演:谢晋,上海电影制片厂,1986年)探析身体在其中的书写情况及相关问题未必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做法。

电影《芙蓉镇》的主题显然在于控诉并反思“极左”话语,指归在于非政治而指向生活和人性,而在这种控诉和反思中,身体无法躲避地参与了进来。该片有意无意地张扬身体以及关切身体的非政治生活,并以此对抗和控诉“极左”政治的革命形而上学,借用舍勒的说法,就是“本能造反逻辑斯”。但是经过考察和省思,笔者发现,该片在对身体的处理上有悖初衷,并没有真正将身体非政治化,反倒

是对身体进行了另一向度的政治化,而在身体的书写方式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延承了“极左”话语模式。这种情况至少在客观上不能不限制该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和美学价值的彰显。

二

为了更清晰地探析电影《芙蓉镇》中的身体书写情况,不妨将此与“极左”政治话语(“文革”期间最著)中的身体处理情况进行比照。当然,电影《芙蓉镇》所执意控诉和颠覆的“极左”政治话语并非一蹴而就,其中难以否认地存在着此前革命话语的痕迹,不过是将此前革命话语中本该反省的东西肆意发挥,致使其恶性膨胀而已。

电影《芙蓉镇》所控诉的“极左”政治时代具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关于身体的形而下欲望受到压制和排斥。对于身体与灵魂的交锋问题,“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给出的方案是上述尼采之前的那套模式的革命极化版本,所不同的只是表述,这里的灵魂已被精神所置换,这种精神意指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精神和信仰,当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极端化的革命精神和信念;而身体则被肉体化、欲望化和物质化。“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偏执于极端化的革命精神和信仰,而对身体尤其是肉身则采取抑制和打压的方式。在这种极端化的革命知识谱系中,革命是至尊无上的,是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来源和依据,肉身是自卑的,对肉身的救渡只有通过革命的升华才具有合法性。

上述情况在电影《芙蓉镇》中得到展示。为了做点小本营生(卖米豆腐),桂桂和胡玉音夫妇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用胡玉音的话说,“磨板子捏小了,锅底搅穿了”;而这一切勤苦努力,无非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点,就是说指归在于关切身体的物质欲望。可是这种正当欲望,是李国香所代表的“极左”

收稿日期:2008-03-11

*基金项目:本文属安徽省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大陆故事影片中的身体书写”(项目编号:2007jq129)。

作者简介:王宗峰(1973-),男,安徽濉溪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影视美学。

政治势力所不能容忍的,于是这种欲望受到了权力的打压。以身体的本能进行殊死拼搏的桂桂被彻底革了命,身体被消灭了。在“极左”权力无处不在的时代,胡玉音无处藏身,只能回到芙蓉镇接受家破人亡的现实,并被迫接受权力的革命性改造,即以扫街这种赎罪性劳动来惩罚其被定性的身体(富农婆),并时常遭到淋雨、批斗等落实于身体的改造。

电影《芙蓉镇》中,接受革命改造的秦书田和胡玉音相濡以沫真诚相爱,身体突破权力禁锢,欲望在暗中蓬勃;但是他们要求结婚的申请却遭遇了权力代表者的羞辱。支书王秋赦嘲弄道:“你们是专政对象,‘五类分子’,没结婚这回事!”革委会主任李国香如此答复:“无法无天!蔑视无产阶级专政!”秦书田自我作践以求宽允,“就算是公鸡和母鸡、公猪和母猪、公狗和母狗,也不能不让它们婚配吧。”可是,作为人的身体的最低欲求遭受了惩罚,秦书田被权力判处十年徒刑,身陷牢狱;胡玉音被判三年徒刑,因有孕在身而监外执行。当权力的代表者李国香被权力“误”查出问题时,这个立场坚定的左派女人受到了曾经的雇农王秋赦等红卫兵的惩罚,采取的是挂上破鞋、游街、淋雨等落实于身体的惩罚方式。

从上述可见,电影《芙蓉镇》中展示了“极左”话语对身体的处理情况及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身体的正当欲求受到了打压甚至剥夺,而对革命对象的规训和惩罚总要落实于身体,其中作为身体基本欲求的性被视为肮脏的,被用来作为羞辱革命改造对象的重要方式。

三

电影《芙蓉镇》对“极左”话语模式的展示正是为了颠覆和反思这种模式,这套话语显然被编导者们视为负值性的东西,是批评对象,尤其对身体的处理;那么,该片拨乱反正的正直性话语方式又是怎样呢?仍然来看这套新话语对身体的处理情况。

影片《芙蓉镇》基本上采取政治伦理化的方式在划分阵营,李国香、王秋赦等被划入新的敌方阵营,充当了反面人物角色,(尽管受害者秦书田、胡玉音等人最后并没有将他们视为敌人,但此举明显是为了体现另一方的宽容和大度);而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等人则相应地被划入新的我方阵营,成为正面人物角色。这种阵营的划分就形式而论,不无革命话语甚至“文革”话语的影子。在这种惯性思维作用下,影片对剧中人物身体的处理上就难免存在遗憾。

影片《芙蓉镇》基于不同阵营的划分,对不同阵营的人物的相貌作了迥然有别的美化或丑化处理。正面人物胡玉音美丽可爱,即便扫街也容貌不衰;“秦癫子”秦书田潇洒俊逸,“癫”也癫出几分阳光,扫街也能扫出些许风采来;谷燕山则一身正气,相貌凛然可敬。反面人物李国香则面目可憎,“鬼不像个鬼,媳妇不像个媳妇”;权力投机分子王秋赦则相貌丑陋,猥琐不堪,肮脏邋遢,即便精心装扮以悦权贵却连脖子都洗不干净。不难看出,影片对人物身体相貌的这种刻意处理显然意在使身体伦理化,借以表征政治的伦理化。

更为重要的是,影片对关涉人物身体的行为及性质也进行了迥然相异的精心安排。正面人物桂桂、胡玉音勤劳善良,却惨遭落实于身体的严酷惩罚。秦书田与胡玉音因共患难而彼此真诚相爱,基于身体的两性欲求也得到了影片不无诗意的肯定,甚至赞颂。反面人物李国香作为单身女人对单身男人谷燕山主动示爱,这种符合人之常情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影片不无嘲弄地让李国香当众献丑,遭遇谷燕山的大义凛然的厌弃。李国香被王秋赦等红卫兵抓住游街,并被逼挂上破鞋示众、淋雨的场景安排似有恶作剧之嫌,这种有辱人物形象的情节并没有被安排在寡居的胡玉音身上,不能否定正面人物的角色定位所起到的维护作用。不仅如此,影片还安排李国香与龌龊不堪的王秋赦苟合,以解身体肉欲之渴;此举显然意在对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的李国香的身体欲望进行嘲弄(甚至羞辱)。另一反面人物王秋赦更是影片肆意丑化的角色,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欺下媚上等无所不用其极的表演使得这个角色具有明显的符号性。这个无赖还贪吃好色,影片精心为其安排了几处细节:其一,意淫女像;其二,死皮赖脸地接过李国香啃剩的鸡腿;其三,将手试探着放在李国香身上以便挑逗性欲(与之相似,秦书田也曾将手放在胡玉音身上,却被影片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其四,与李国香偷欢出来时摔伤了腿。这几处细节将王秋赦关涉身体的丑恶行径工笔细描得淋漓尽致。但匪夷所思的是,与正面人物秦书田相似的身体欲求在反面人物王秋赦身上就不再是受到肯定的人性张扬,而是丑行。由上述可知,影片对人物身体行为的处理也具有浓郁的伦理化色彩,而这种身体伦理化的前提和基础则是政治的伦理化。

比照影片《芙蓉镇》中两套话语对身体的处理情况可知,二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反思性话语并没有真正超越作为其所要颠覆并反思的对象的

“极左”话语,却在很大程度上延承了后者的基本操作方式,只不过换了阵地而已。作为对于禁欲主义的“极左”话语进行反思的影片《芙蓉镇》,其意旨在于通过对身体及关切身体的常态生活的肯定和赞颂,来淡化和疏离政治(非政治化),进而张扬人性的美善之维;但是通过上文的解析可知,影片对身体及其行为的处理偏偏又延承了“极左”话语的僵

化模式。这样一来,影片所锐意张扬的非政治化的人性便又被涂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新政治话语的演绎;而被执意用来控诉和对抗政治本位的“极左”话语的身体也被重新政治化了。于是,在这部影片对身体的书写中,身体、人性又为政治所牵,所不同的只是立场,这就不能不影响影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也不能不影响其审美价值的彰显。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
- ② 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Hill and Wang, New York, p.117.
- ③ 陶东风.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J].求是学刊,2004,6.

The Description of Bodies in the Movie “The Furong Town”

WANG Zong-feng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 As a movie reflecting on the “extreme left” discourses with abstinence, the movie “The Furong Town” was to dilute the politics with alienation and flourish the humanity by praising the body and the normal life concerning it, however, the movie dealt with the bodies and their behaviors in the way which continued the rigid pattern of the “extreme left” discourses, and thus painting itself with a strong political color, even growing into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as the result, hindered the probing into the depth of humanity and showing of the aesthetic value.

Key words: Body; Politics; Lusts

(责任编辑:周锦鹤)